

第 三 辑

Tender Is the Night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夜色温柔

〔美〕斯考特·菲茨杰拉德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夜色温柔



贾文浩 贾文渊 译

丁国新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三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总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经 销

北 京 金 明 盛 印 刷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375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0 印张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套

ISBN 7 - 104 - 01760 - 7/I·695

全十二册定价: 380 元

第一部

1

马赛和意大利边境之间，那片温馨的法国里维埃拉海滨上，耸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玫瑰色大酒店。正面有一排青绿的棕榈树，浓荫蔽日，凉爽宜人，前方是一小段光亮耀眼的海滩。这地方近来成了名流显贵们喜欢光顾的避暑胜地；十年前，英国客人每到四月就纷纷离去，到北方度夏，酒店便人去楼空。如今酒店附近建起了一座座单层别墅，但是，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在高斯外宾酒店和五英里以外的戛纳之间，仅有十几座形状活像睡莲的老式圆顶房舍，点缀在密密的松树林里，任凭风吹日晒。

酒店和它面前那片宛如跪毯的褐黄沙滩浑然一体。清晨，远处戛纳市的楼群、周围或呈粉红或呈淡黄的城堡、雄视意大利边界的紫霭缭绕的阿尔卑斯山，一一映在平坦如镜的海水之中。近岸清浅的水底，海草冒出气泡，在水面泛开丝丝涟漪，牵动水中影像微微颤抖。还不到八点钟，就有个穿蓝色浴衣的男人来到沙滩，用凉凉的海水把浑身淋湿，算是下水前的适应准备，一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接着就在海水里扑腾了一会儿。他离开后，沙滩和海湾又平静下来，一个钟头里再没有动静。只见远处商贩们成群结队向西面走去；餐厅的伙计在酒店天井里大声吆喝；松树上的露水也渐渐变干。过了一个钟头，蜿蜒于低低的莫尔山脉的那条大道上，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这

条山脉把沿海地带和真正的普罗旺斯^① 地区一分为二。

离海岸一英里开外有块地方，松树渐稀，白杨茂密，树叶上落满了灰尘。这里孤零零地立着一个火车站。1925年6月的一天上午，一辆出租车从这个车站载着一位妇人和她的女儿来到高斯酒店。母亲脸上仍可看出昔日的风韵，但细碎的纹路正无情地蔓延开来；她表情安详而沉稳，让人看了觉得舒服。不过，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很快移到女儿身上，她那粉嫩的双手似乎有一种魔力，令人倾倒；两颊艳如桃李，好像夜晚刚洗过冷水浴的儿童脸上露出的那种动人的绯红。玲珑的前额上方，发际分明，仿佛戴着一顶彩纹头盔，白里透黄的金色卷发浓密而秀美，犹如翻滚的波涛。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晶莹清澈。脸上未曾施过脂粉，完全是天然本色，是她那颗年轻心脏的有力搏动把这颜色泼洒在皮肤下面的。那曼妙的体态仍透露着些许少女的特征——她芳龄未满十八，发育几近成熟，但稚嫩的露珠在她身上尚未落尽。

这时她们眼前豁然开朗，水天一色，波平如练，弥漫着淡淡的一片热气。母亲见此景象，开口说道：

“看样子咱们不会喜欢这地方。”

“反正我想回家。”女孩说。

两人蛮有兴致地聊着，但显然并没有什么头绪，所以聊了几句就觉得有点儿乏味，再说，就算有什么头绪也还不够。她们要的是兴高采烈的情绪，并不是要刺激一下她们那疲惫的神经，而是怀着一种热烈的期待，就像得胜心切的学童打算尽情度假似的。

“我们只住三天就回家。我这就拍电报订船票。”

进了酒店，女孩就像背课文一样，操着地道而略显刻板的法语订了房间。她们被安排在一楼的客房里，一进去，她就走出法国式落地窗，来到前廊，廊子是石砌的，和楼房一样长。她袅袅婷婷地迈着步子，犹如芭蕾舞女，不让上身的重量松散地落在臀部，窄小的脊背挺

^① 法国东南一地区，濒临地中海。过去曾是一个省，省会为埃克斯。——译注。

得笔直。没走几步她就发觉自己被火辣辣的日光包围着，就赶紧退了回去——太晃眼了。五十码以外，地中海在毒辣的日光照耀下，正一阵阵失去它的色泽；前廊的栏杆下面，一辆褪了色的别克牌汽车正停在酒店前的车道上，任凭太阳烤灼。

其实在整个这个地方，只有海滩上有些动静。三个英国保姆围坐在那里编织毛衣毛袜，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一成不变的图案，就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因袭成例的图案，手上织着，嘴里念咒似地说三道四，飞短流长；水边有十几个人与各自的家人躲在条纹遮阳伞底下歇凉，他们的十几个孩子正在太阳地里玩耍，有的踏着浅水追逐并不怕人的小鱼，有的赤身躺在沙滩上，涂了椰子油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罗斯玛丽走下沙滩的时候，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忽然从她身边窜过去，猛地扑进水里，一边兴高采烈地高声大叫。她感觉到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盯着她仔细打量，就一把脱掉浴衣，跟着小男孩扑进了水里。她把脸埋进水里往前漂了几码远，发现水很浅，便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朝前走去，拖着两条细腿使劲克服水的阻力，好像脚上绑了重物似的。走到齐胸深的时候，她回头朝岸上看了一眼，瞥见一个穿游泳裤的秃顶男人正透过单片眼镜神情专注地望着她。罗斯玛丽也盯了他一眼，那人赶紧摘下眼镜，让它吊在一片可笑的胸毛里，拿手里的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什么饮料。

罗斯玛丽朝前一扑，脸埋进了水里，用类似蛙泳的姿势，手脚扑腾着朝浮排游去。海水包围了她，把她从炎热的空气中拉进了凉爽的水里，浸湿了她的头发，涌向她身体的各个部位。她在水中翻滚嬉戏，尽情地拥抱海水。游近浮排的时候，已经累得喘不上气来，可是一抬头，看见上面坐着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牙齿雪白的女人正低头注视着，罗斯玛丽忽然意识到了自己那一身白生生的皮肤，于是朝后一仰，躺在水面向岸上漂去。刚从水里出来，那个长着胸毛手里拿着瓶子的男人就对她说：

“我说——浮排那边有鲨鱼。”他是哪国人还看不出来，但说的是英语，带着慢声慢气的牛津口音。“昨天鲨鱼吞掉了两个英国水手，

就在朱安海湾那边的浮排附近。”

“天哪！”罗斯玛丽惊叫了一声。

“人们老把废物丢在浮排上，所以鲨鱼常到那里找东西吃。”

他目光里露出不经意的神色，表示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让她警惕，说完就往后退了两小步，顺手又给自己倒了杯饮料。

谈话间，罗斯玛丽不无喜悦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引起的注意，尽管只是轻微的表露，于是打算找块地方坐下来。一眼望去，只见沙滩上那几个家庭都占据着各自阳伞下那一小块阴凉。再说这些人还来回走动，谈笑风生——显然不该去打搅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再往上，就在沙滩上散布着小石子和死海草的那一带，还坐着些人，皮肤都很白，和她自己的一样。他们躺在随身携带的小阳伞下，没有用那种海滩上常见的大阳伞，一看就知道不是这里的常客。罗斯玛丽在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两伙人之间找到块空地，把浴衣铺在了沙滩上。

躺下来后，她先是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感到他们的脚就在她附近走动，他们的影子在她身上一闪一闪的。有条好奇的狗呼出的热气弄得她脖子痒痒的；她感到皮肤晒得有点儿发烫，还能听到海水微微的喘息声。过了一会儿，她就听得出不同的说话声了，听见有人轻蔑地说起“那个北方佬”昨天在戛纳的一家咖啡馆绑架了一名侍者，扬言要把他锯成两段。说这话的是个白发女人，穿一身整齐的夜礼服，显然是昨夜参加过晚会的标志，因为她头上还插着头饰，胸前还戴着一朵枯萎的兰花。罗斯玛丽对这女人和她那些朋友产生了一丝反感，就把头扭开了。

另一侧，离她最近的是个年轻女人，正趴在阳伞下看一本书里的什么条目，书就展开放在沙滩上。她的泳装肩带从肩膀上拉了下来，露着微微泛红的古铜色脊背，脖子上挂着一串奶油色珍珠项链，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她的脸不好看，但还算得上可爱，也有点儿显得可怜。两人的目光碰了一下，但她好像并没有看见罗斯玛丽。她旁边是个健壮的男人，戴着一顶骑师帽，穿着红道游泳裤；再往前看去，又看见了刚才坐在浮排上的那个女人，这会儿正回头看她，显然是看见了她；接下来是个长脸男人，一头雄师般的金发，穿蓝色泳裤，没戴帽

子，正和一个穿黑泳裤的小伙子非常认真地谈话，小伙子绝对是个拉丁人，两人都在拨弄沙子里的海草碎叶。罗斯玛丽觉得他们很可能是美国人，可又觉得不像她新近认识的那些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那个戴骑师帽的男人正在悄悄为在场的人表演一个小把戏。他拿着一个耙子，煞有介事地把着碎石子，脸上神情严峻，却能看出几分诙谐。这小把戏似乎挺逗人，不知他说了句什么，逗得大家大笑。就连和她一样因离得远而听不清那人说什么的人，也都在侧耳倾听，整片沙滩上只有那个戴珍珠项链的年轻女人对此无动于衷。她仍在低头看书，也许是因为精神专注，每次人们一笑，她的头就更低一些。

那个戴单片眼镜手里拿酒瓶的男人突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站在罗斯玛丽身边冷不丁说了一句。

“你游得真好。”

她一时不知所措。

“好极了。我叫坎皮恩。这儿有位女士说上星期在苏连托见过你，知道你是谁，很想见见你。”

罗斯玛丽掩饰住心中的不快，朝那边望了一眼，看见那些皮肤没晒黑的人露出了期待的目光，就不大情愿地站起来，朝他们走了过去。

“这位是艾布拉姆斯太太，这位是麦基斯科太太，这位是麦基斯科先生，这位是邓弗利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那个穿夜礼服的女人说。“你是罗斯玛丽·霍伊特，我在苏连托就认出了你，还问过旅馆招待，我们都觉得你了不起，都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去再拍一部精彩电影。”

大家虚张声势地聚在她身边。认出她的那女人并不是个犹太人，虽然名字挺像。她是那种上了年纪却依旧爱社交的人，行为与年龄对不上号，混迹于下一代人之中。

“我们想告诉你不要头一天就晒得太多，免得晒坏皮肤，”她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因为你的皮肤可不一般，不过这地方过于讲究礼节，不知道你对这一套在乎不在乎。”

“我们以为你在拍电影，”麦基斯科太太说。她眼睛不大，不过还算得上年轻漂亮，可是她的口气认真得让人沮丧。“我们不知道那部电影里有谁没谁。我丈夫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原来还是个要紧角色呢——除了主角儿就数他了。”

“电影？”罗斯玛丽问，显然没听明白。“这儿有电影吗？”

“亲爱的，我们不知道，”艾布拉姆斯太太大笑着说，“我们不演，我们只看。”

邓弗利先生是个年轻人，亚麻色头发，带点女人气。他说：“艾布拉姆斯大婶本人就是一台戏，”坎皮恩冲他摇了摇眼镜，说：“行了，罗亚尔，话别说得那么刻薄。”罗斯玛丽看着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心想真该让妈妈陪她一块儿来。她不喜欢这些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海滩另一头那些让她感兴趣的人一比，就更是这样了。她母亲那种优雅而适度的社交才能往往能让她们迅速而果断地摆脱讨厌的环境。然而罗斯玛丽跻身名流之列才六个月，她幼年习惯的法国式举止和后来学到的美国式随和，常使她陷入尴尬的境地。

麦基斯科先生三十岁上下，一张红脸上长满雀斑。他并不觉得“电影”这个话题有什么趣味。他一直盯着海面，这时瞥了他妻子一眼，转向罗斯玛丽，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道：

“来这儿很久了吗？”

“刚来一天。”

“哦。”

他显然发觉自己扭转了话题，不禁朝大家望了一眼。

“要呆一夏天吗？”麦基斯克太太问，一副单纯的样子。“要是那样，你就能看到剧情的发展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瓦奥莱特，丢开这个话题吧！”她丈夫禁不住大声说。“找点别的话说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麦基斯科太太朝艾布拉姆斯太太靠过去，悄悄说了一句，可是大家都能听见：

“瞧他多紧张。”

“谁紧张啦？”麦基斯科先生反驳道。“有啥紧张的。”

大家都能看出来他生气了，气红了脸，红里略带青灰，脸上看不出究竟是什么表情。他突然隐约意识到了自己的所处的局面，就站起来朝水里走去，她妻子也站起来跟在他身后。罗斯玛丽抓住这个机会，也跟着走进水里。

麦基斯科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头扑进浅水，就在这地中海里用两条僵硬的胳膊扑打起来，看样子活像爬行。还没游了多远，就喘不上气来了，便站了起来，四下里望了望，发现自己仍能看见海滩，不禁露出一脸惊讶的神色。

“我还没学会换气呢。真看不出人家是怎么个换气法。”他脸上露出询问的表情，看着罗斯玛丽。

“你可以在水里把气吐出去，”她解释起来，“每划四下，头转出水面吸一次气。”

“我觉得最难学的就是换气了。咱们一块儿游到浮排那边怎么样？”

那个头发像雄狮一样的男人正伸展开手脚躺在浮排上，涌动的水波把浮排推得像摇篮一样荡来荡去。就在麦基斯科太太靠近的时候，浮排正好悠过来撞了她胳膊一下，那人赶紧坐起来，把她拉了上去。

“我害怕这东西碰到你。”他说话慢声慢气，显得有点不好意思，生就一脸苦相，罗斯玛丽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一副苦命相貌：印度人常有的高颧骨，长长的上嘴唇，深深陷进去的眼窝里有双大得出奇的深褐色眼睛。他说话时声音是从嘴角上发出来的，好像要让他话循着一条迂回宛转的线路抵达麦基斯科太太。转眼间他便扑进水里，朝岸上浮去，长长的身躯漂在水上动也不动。

罗斯玛丽和麦基斯科太太一直望着他。等到那股冲力用尽之后，他的身体猛地弯曲起来，像对折了一下似的，两条瘦腿露出了水

面,然后就完全消失在水里了,水面上简直连个水泡也看不见。

“他游得真好。”罗斯玛丽说。

麦基斯科太太的话很不客气,令人吃惊。“哼,他是个糟糕的乐师。”她朝丈夫转过头去,她丈夫试了两下都没爬上浮排,第三次才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勉强保持住了平衡,打算做个潇洒的动作来掩饰掩饰,结果弄巧成拙,又踉跄了一下。“我是说,阿贝·诺思也许游得不错,可他是个糟糕的乐师。”

“对,”麦基斯科先生没好气地附和了一声。显然是他左右着妻子的观念,并不给她多少自由。

“安太尔是我丈夫。”麦基斯科太太又转向罗斯玛丽,神情中带有一种优越感。“安太尔和乔伊斯,你在好莱坞大概没多听说过这些人,不过美国最早发表的《尤利西斯》的评论,是我丈夫写的。”

“要有根烟就好了,”麦基斯科先生平静地说。“此刻这对我更重要。”

“他有不少关系——你说对不对,艾伯特?”

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那个带珍珠项链的女人下了水,正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块儿玩耍,这时阿贝·诺思像座火山岛一样从水里钻出来,把一个孩子高高架在肩头。孩子又惊又喜,大声尖叫,那女人在一旁观看,面容安详得可爱,但并未带笑。

“那是他妻子吗?”罗斯玛丽问。

“不是,那是戴弗太太。他们不在这家旅馆住。”她那对眼睛好像照相机似的,一刻不离那女人的面孔。过了一会儿,她猛地转过头对罗斯玛丽说:

“你以前出过国吗?”

“出过,我在巴黎上的中学。”

“哦!这么说,这里的情况你大概也了解,要是你想在这儿玩得过瘾,那就得和几个真正的法国家庭认识一下。瞧这些人能玩出个什么名堂?”她从自己左肩上方往岸上指了指。“他们就会三五成群凑在一块儿。可我们是带着引见信来的,已经在巴黎结识了法国最有名的艺术家和作家。真是不虚此行。”

“我看是这么回事。”

“你瞧，我丈夫就快写完他的第一部小说了。”

罗斯玛丽说：“噢，是吗？”她心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却是老在琢磨她母亲在这大热天能不能睡着。

“这部小说是根据《尤利西斯》构思的，”麦基斯科太太接着说。“只不过在时间上有些变化，我丈夫把原来的二十四个小时变成了一百年。他写了一个没落的法国老贵族，让他和机械时代形成对比——”

“呀，看在上帝的份上，瓦奥莱特，不要见人就说出这书的构思，”麦基斯科沉不住气了。“我可不愿意书还没出版，就弄得满世界都知道书里写的是什么。”

罗斯玛丽游回岸边，把浴衣披上已感酸困的肩头，继续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个戴骑师帽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和几个小玻璃杯，不停地从一个阳伞底下走到另一个阳伞底下。过了一会儿，他和伙伴们兴高采烈，聚在一处，集中在几个连在一起的阳伞下面——罗斯玛丽猜想大概是有什么人要离开这里，此刻正聚在海滩饮酒话别。就连孩子们也意识到了那几个阳伞下面人们的热烈情绪，不禁都把头转向那边——罗斯玛丽似乎觉得这不过是戴骑师帽那人一手搞出来的把戏。

正午的日头普照着天空和大海，五英里开外，宛如素带的戛纳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中，幻化成一片清凉的海市蜃楼。一条浅红色帆船渐渐驶来，背后拖着长长一道尾波，一直伸向远方溟濛的海面。极目望去，空旷的海上似乎毫无生命的气息，只有那几顶阳伞下不时传来阵阵喧闹。

坎皮恩朝她这边走过来，站在了几步开外，罗斯玛丽赶紧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没听见什么动静，就半睁开眼睛，朦朦胧胧看见两根柱子，原来是两条人腿。那人想蹭到一片云影下的阴凉里，可是那朵云彩很快飘走了。不一会儿，罗斯玛丽真的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浑身是汗，只见沙滩上人都走光了，只剩了那个戴骑师帽的男人，正在折叠最后一个阳伞。罗斯玛丽正眨巴着眼睛愣

神儿，那人走过来说：

“我正打算把你叫醒再走。一下子晒得太厉害可不好。”

“谢谢你。”罗斯玛丽低头看了一眼晒红的双腿。

“天哪！”

她高兴地笑着和他搭讪，可是迪克·戴弗已经扛着一个帐篷和一个阳伞，朝等在上边的一部汽车走去了，于是她走进水里，洗掉身上的汗水。戴弗又回到沙滩上收拾上耙子、铁铲、筛子，把它们放进一条岩石缝里。最后，他四下望了望，看看忘了什么东西没有。

“你知道这会儿几点了？”罗斯玛丽问道。

“差不多一点半了。”

两人凝神望了一会儿海景。

“这个时间不错，”迪克·戴弗说。“可不是一天里景色最坏的时候。”

他注视着她的那一刻，她的情影映在了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中，活泼而自信。然后他把最后一批东西扛在肩上，朝汽车走去。罗斯玛丽从水里出来，拿起浴衣抖了抖，回旅馆去了。

3

快到两点，母女俩才来到餐厅。外面的松树随风摇曳，光影在大厅里空落落的桌子上晃来晃去。两名招待正在收拾盘子，一边用意大利语大声聊天，一见她们进来，立刻停止说话，送来两份中午供应的套餐。

“我在海滩爱上人了，”罗斯玛丽说。

“是谁？”

“一开始是不少蛮不错的人，后来是其中一个男人。”

“你俩聊天了吗？”

“聊了不多几句。他长得很帅，淡红色头发。”她好像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不过他结婚了——向来如此。”

她母亲也是她的知心朋友，总是尽可能给她指导，这在演艺界并不希罕，不过埃尔西·斯皮尔斯太太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补偿自己的失败，这倒是有点特别。她个人对生活并没有感到辛酸或厌恶——两次满意的婚姻，两度守寡，每次都加深了她对此淡然处之的态度。她的一位丈夫是个骑兵军官，另一位是个军医，两人都给她留下了一些遗产，她打算把这些遗产原封不动留给罗斯玛丽。她不让罗斯玛丽继承自己的坚韧意志，不让她继承自己的辛勤和毅力，而是在罗斯玛丽身上培养起一种理想主义信念，让她用这种信念看待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世界。所以在罗斯玛丽还是个“天真”的孩童时，她就受到了双重保护：母亲的羽翼和自己的外壳。埃尔西老成持重，对巧言令色的浅薄庸俗之辈一概不信任。然而，看到罗斯玛丽在电影圈内突然成功，斯皮尔斯太太意识到该让女儿在心理上断奶了；如果这种活跃、急切和令人兴奋的理想主义从她自己身上转移到了别的方面，那么埃尔西由此感到的与其说是痛苦，毋宁说是一种喜悦。

“这么说，你喜欢这地方？”她问道。

“要是我们认识那些人，那倒挺有意思。另外一些人可不怎么样。他们认识我——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好像人人都看过《爸爸的女儿》。”

斯皮尔斯太太等着女儿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平缓下来，才认真地说：“你提醒了我，什么时候去见厄尔·布雷迪？”

“我原来打算咱们下午去——要是你休息好了的话。”

“你去吧——我就不去了。”

“那就明天再说吧。”

“我想叫你一个人去。没多远，再说你又不是讲不了法语。”

“妈妈——这事我非做不可吗？”

“哦，那就往后推推吧——我们走以前哪天都行。”

“好吧，妈妈。”

午饭后，两人都突然感到闷得慌，旅居外国的美国人来到一个安静的陌生地方，总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降临在她们身上，没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声音和她们打招呼，没有什么人

的想法能激发她们头脑里的零星思绪；她们心里思念着纽约的喧闹，不禁感到这地方一片死寂，毫无生活的气息。

“咱们就在这儿住三天吧，妈妈，”罗斯玛丽说，这时她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外面一阵轻风吹拂着热气，穿过树丛，钻进了百叶窗。

“你在海滩爱上的那个男人怎么样？”

“我谁也不爱，就爱你，亲爱的妈妈。”

罗斯玛丽来到大厅向高斯酒店的管事询问火车时刻。这位管事身穿浅棕色卡其布制服，正靠着服务台闲着，见有人问话，便瞪了她一眼，然后突然想起了自己应有的职业态度。她上了公共汽车，同两名唯唯诺诺的酒店招待一道去火车站。两人在车上毕恭毕敬，一言不发，让她觉得很别扭，真想告诉他们：“只管聊你们的吧，别拘束。不会打搅我的。”

火车头等车厢里闷得令人窒息；铁路公司那些生动的广告卡——阿尔勒的加尔桥，奥朗日的圆形剧场，夏蒙尼的冬季运动场——比外面一望无际、毫无动静的大海清新多了。美国的火车就知道全力奔赴目的地，对一切都很缓慢的环境里的人仿佛惟有蔑视。这里的火车不一样，它穿行于山野林莽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它的喘息吹拂着棕榈树叶上的尘土，呼出的煤渣与花园中的干粪搀杂混合。罗斯玛丽敢肯定，她能探出车窗采到花朵。

戛纳车站外面，十几名司机正在他们的出租车里睡觉。她信步走在街上，只见赌场、豪华商店和大旅馆都空空荡荡，好像是夏季大海面孔上的一副副坚实的假面具。真令人难以置信，这地方居然还有“季节性”，罗斯玛丽面对这种风尚，感到有点压抑，仿佛自己在这死气沉沉的一切之中，表现出一种不健康的品味；仿佛感到人们对她的行为大惑不解，冬天才是欢快的季节，其它季节大都萧条清淡，她为何偏偏此时来到这里。这时候北方才是生意蓬勃的天地。

她拿着一瓶椰子油走出一家杂货店，有个女人抱着一堆沙发垫从她面前穿过，朝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走过去，她认出那是戴弗太

太。一条腰长个矮的黑狗冲着她汪汪直叫，把个打盹儿的司机一下子惊醒了。她坐进这辆车里，绷紧她那可爱的面孔，克制着自己的表情，眼睛里流露出勇敢和机警，并没有盯着什么看，但目不斜视，注视着前方。她穿一身鲜红的裙装，古铜色的腿上没有穿长筒袜，长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秀发，像个中国人。

再等半个钟头换乘的火车才到站，罗斯玛丽便坐进十字广场上的协约咖啡馆，这里绿树荫浓，光线柔和，有个乐队为迎合想象中的国际听众，演奏了一支尼斯狂欢节歌曲和一支一年前的美国流行乐曲。她给妈妈买了一份《时代报》和一份《周末邮报》，这时她一边喝着柠檬汁，一边打开后一份报，看一位俄国公主的回忆录，仿佛觉得九十年代的文风比如今法国报纸上的文章更真实更贴近生活。这就是那种使她在旅馆感到压抑的同样感觉——那个大陆上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简直就是一幕幕悲喜剧的生活，她已经习以为常，但却未谙世事，无法从中窥出生活的真谛，所以她这时觉得法国的生活真是空虚沉闷。那个乐队演奏的忧伤乐曲，更使这种感觉雪上加霜，不禁让人想起杂耍表演中为那些杂技演员演奏的伤感曲调。此刻她很乐意回到高斯酒店。

她晒疼了肩膀，第二天疼得不能游泳了，于是她和母亲一块儿租了辆汽车——花了不少功夫讨价还价，因为罗斯玛丽在法国形成了她的金钱价值观——驱车沿着里维埃拉海岸兜风，这是好几条河流之间形成的一块狭长的三角地带。司机仿佛是个伊凡雷帝时代的俄国大公，他毛遂自荐，要为她当向导，于是那些辉煌的名称——戛纳、尼斯、蒙特卡洛——渐渐透过它们那麻木的外壳露出了光彩，幽幽地诉说着古代君王的盛衰荣辱，诉说着王侯大公忽而亲近佛陀忽而崇尚芭蕾的寻欢作乐，诉说着沙俄王子在那一去不返的时代优游于波罗的海的逍遥岁月。引人注目的是沿岸都有俄国人的踪迹——他们那些已经关门的书店和食品杂货点一个挨着一个。十年前，每当旺季在四月份结束之际，东正教教堂随即锁上大门，他们喜爱的美味香槟也储藏起来，等他们回来时再享用。“我们下个季节再回来，”他们说，不过这话总是说得太早，因为他们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傍晚时分驱车返回旅馆，实在令人赏心悦目，一路俯瞰着海面，海水的颜色神奇得像儿童心目中的玛瑙翡翠一般，绿得像染绿的牛奶，蓝得像洗衣的皂水，色泽有如葡萄美酒般的浓郁。看着人们在各自家门外吃饭，听着乡村酒吧的藤篱之间传出的生硬的钢琴声，也同样使人惬意。拐下金崖道，沿着绿树如织的堤岸驶向高斯酒店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悬浮在废弃的水渠上方……

旅馆背后的小山上有个地方正在开舞会，罗斯玛丽躺在月光朦胧的蚊帐里听到了飘来的舞曲，才知道这里也有娱乐活动，不禁想起了海滩上那些挺不错的人。她心想，明天上午可以和他们见面，可是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不需要再接纳别人了，而且他们一旦把阳伞、竹席、狗和孩子放在沙滩上，那地方就围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打定了主意，最后两个上午说什么也不能和另外那些人呆在一起。

4

她的问题解决了。麦基斯科一家还没有到那儿，她刚把浴衣铺在沙滩上，那圈人里就有两个男的朝他走来，一个是那位戴骑师帽的，另一个是黄头发，高个子，就是他老喜欢捉弄酒店里的招待。

“早上好，”迪克·戴弗说。他停顿了一下。“瞧——要么是暴晒，要么干脆不晒，你昨天下午怎么不来？我们都为你担心。”

她坐起身来，轻轻笑了一声，表示欢迎他们过来。

“我们挺担心，”迪克·戴弗说，“以为你今天上午也不来。到我们那儿去吧，可以吃点东西，喝点饮料，请你赏光。”

他看样子挺善良挺招人喜欢——他的口气保证了他会照顾她，过一会儿他就会为她打开一个新天地，展示出许许多多绝妙的机会。他介绍得很巧妙，并没有提及她的名字，接着又轻松地告诉她，大家都知道她是谁，但是都十分尊重她的私生活——这种礼貌罗斯玛丽自成名以来，除了和专业人士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过。